

2014

山西文学年度作品选

shan xi wen xue nian du zuo pin xuan

主编／张锐锋

编辑／张卫平 田文盛

散文

卷

编委会

主 任：杜学文 张明旺

委 员：杨占平 罗向东 张锐锋 梁跃进

编委会办公室

主 任：李骏虎

副主任：李金山

成 员：王 姝 吕轶芳 陈克海 贾振铎

文学之河 奔腾不息

——《2014 山西文学年度报告·作品选》序

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杨占平

跨入新世纪，山西文学的创作主体、创作内容开始向多元化发展。新生代作家不再以创作群体的形式出现，无论是题材选择还是艺术追求，都明显表现出迥然相异的特色。但是，关注社会民生、强调人文情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却是血脉相传，早已深入骨髓。近年来，以刘慈欣、王祥夫、吕新、葛水平、李骏虎、王保忠等为代表的山西中青年作家，经过数年磨砺，不断壮大，走向了全国乃至世界。

2014 年，山西文学成绩喜人。刘慈欣的英文版长篇小说《三体》入围 2014 年美国“星云奖”决选名单，短篇小说集《时间移民》荣获中宣部出版局、中央电视台、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联合评选的“2014 中国好书”榜。在《2014 山西文学年度报告·作品选》即将交付出版之际，《三体》系列的第一部《三体问题》英文版荣获 2015 年度世界科幻文学最高奖项“雨果奖”，刘慈欣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个亚洲人，进而在国内掀起了一轮前所未有的“科幻热”。吕新的《白杨木的春天》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葛水平和解贞玲的《河水带走两岸》

《高情大义，风华雅韵》荣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蒋韵的《朗霞的西街》荣获2014年“老舍文学奖”和《小说月报》第十六届“百花奖”；聂还贵的《中国，有一座故都叫大同》荣获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王宝国的《华侨抗日女英雄李林传》荣获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和第三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黄风的《滇缅之列》荣获第十六届北方十五省、市文艺图书奖一等奖；张锐锋和白琳的《火车》《白鸟悠悠下》荣获“2014年度新经验散文奖”；孙频、吕魁荣获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影视文学创作继续成果丰硕：完成了电影《清明无战事》、30集电视剧《浴血1937》、40集电视剧《大雁岭的故事》等剧本创作；完成了电影《徐向前三战阎锡山》《保卫人祖山》《凤凰街风雨》的拍摄工作；电影《浴血雁门关》继续在央视电影频道热播；《尉迟恭》入选韩国“中国电影周”展播，荣获第22届美国旧金山环球电影节专家评审最佳电影奖。

2014年，山西作家继续以他们特有的敏感和执着，进行着多维度、多向度的有益探索。

一、文学精神的坚守与创新

以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随着国内都市文学开始成为主潮，乡村文学逐渐衰微，以现实主义农村题材为传统的山西文学，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将乡村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扩展到城乡现实主义，成为了摆在山西作家面前的一个问题。新生代作家既传承了关注社会民生，强调人文情怀的现实主义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突破和创新，特别是在表现城乡交织领域生活方面，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实力和才华，开拓出一片广阔而崭新的文学天地。2014年，葛水平、王保忠、孙频、杨遥、陈克海、手指等作家的作品，为我

们展示了乡村与城市两种文化既隔膜又交织，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现实画卷。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文学以及正在悄然壮大的网络文学写作，更是大大拓宽了山西文学的创作领域。

二、关注现实与回溯历史

山西作家身处变革的社会中，面对各种矛盾交织纠缠、各类问题复杂纷纭，他们没有放弃。关注社会现实、弘扬时代精神这个山西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在 2014 年的创作中，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对底层民生的思考，依然是他们的重要叙事目标。在关注现实的同时，回溯历史事件、注重文化变迁、现实和历史题材并重，是 2014 年山西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深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的历史，为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2014 年，张石山的长篇小说《清明无战事》、李骏虎的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陈为人的长篇传记《墨子传》等历史题材作品，着眼于历史文化、人物命运的变迁，以形象化的审美方式介入历史，在个性化的描绘和展现中实现了作家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和重新把握。

三、艺术探索不拘一格

新一代山西作家更倾向于把写作建立在深切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在艺术探索上展现出更加广泛、率性、不拘一格的特点。这样的探索也许很难形成创作群体，却彰显了个性，体现出对艺术性的不断追求，呈现出文学的多种姿态。

当我们在《2014 山西文学年度报告·作品选》中梳理这一年的创作情况后，对今后山西文学创作充满了期望。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为动力，我们拥有一支老中青结合、生机勃勃、实绩可观的作家队伍，在文学探索和转型过程中，他们面对挑战，努力开创新的境界，在

2014

山西文学年度作品选

散文

卷

题材多样化、艺术手法创新等方面都将继续进行有益的探索。我们相信，他们通过深入生活、扎根群众，一定能潜心打造精品，实现艺术创造的新跨越。

目 录

文学之河 奔腾不息

——《2014 山西文学年度报告·作品选》序

杨占平 / 001

阳关三叠

回乡去认古碑

毕星星 / 003

故乡的春

高海平 / 010

我的祖父

韩石山 / 014

岁尾花事记(外一篇)

王祥夫 / 020

早晨的味道

蒋 殊 / 025

文化的颜色

聂还贵 / 031

腌制的记忆

晋 侯 / 038

二十四院的风度(选章)

唐 晋 / 044

阡陌诗意

徐建宏 / 050

家有麒儿

蔡润田 / 057

农耕时代的避难所

张锐锋 / 061

阳关三叠

张石山 / 068

铁马秋风写汗青

画家的在朝在野

介子平 / 077

访问丰子恺旧居

杨 栋 / 083

用心书写那个属于自己的符号

李军民 / 089

我为什么要给梁小斌捐款

陋 岩 / 093

马上天下

乔忠延 / 096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联想

谭曙方 / 102

沁河芳踪

李骏虎 / 109

秋雨绵绵走平遥

黄 风 / 113

铁马秋风写汗青

——《杨家将民间故事集》序

张卫平 / 117

乌金山:宗教文化的哲学蕴涵

陈为人 / 120

清代茶路:从武夷山至恰克图

李金山 / 128

白鸟悠悠下

只是远行客

——《古诗十九首》之一

王 芳 / 137

河滩上的女人

杨新雨 / 142

村口的老榆树

葛海林 / 145

手捧一束心香

荫丽娟 / 149

高粱红,高粱高

高定存 / 158

泸沽湖落日

黄静泉 / 163

澹然居一日

狄赫丹 / 171

梦想走过一座桥梁

张 玉 / 176

畜禽六章(节选)

玄 武 / 186

口子上	王保忠 / 194
白鸟悠悠下	白琳 / 202
梨花阵阵	阎扶 / 219
满眼明净的阳光	李心丽 / 224
老黑松进城	辛贵强 / 228

天籁的捕捉者

辽阔的向善之美:普陀山	王文海 / 239
河、山及戏	马明高 / 246
翡翠寺院	卢静 / 258
遥远的国王	薛振海 / 266
山居云丘	闫海育 / 269
城市是一个碱性的词	赵树义 / 277
且远及近的故乡	石皓 / 287
我们暖得像阳光	赵伟 / 293
泥土的灵魂	张金厚 / 297
建造宫殿是一件麻烦的事	手指 / 304
行走,一段百感交集的旅程	刘宁 / 310
回乡	侯诂望 / 318
乌有之书(节选)	闫文盛 / 327
外祖父	闫卫星 / 330
乡愁	张旭梅 / 335

在命运里狂奔

和老屋说说话	陈年 / 341
空白	秦新法 / 348
忧悒	曾强 / 355

足生莲花
高 低
一双六二年的翻毛皮鞋
痴情的小厌物和它的爷
云,气流,或浮雕
母系家族老一辈人
见识几位台湾老兵
伤 逝
半个日头的村庄
从故乡出发
在命运里狂奔
高考记

江 雪 / 364
静 子 / 368
尧 阳 / 375
葛水平 / 380
指 尖 / 386
毛守仁 / 394
梁志宏 / 401
乌 人 / 406
贾哲慧 / 411
李怡萍 / 416
造 化 / 421
宁志荣 / 425

一生的突围

茶油飘香
完璧归来
蝉意·禅意·蝉翼
一生的突围
十九梁
老河啊,峡谷
父亲脊背上的彩虹
岳父的草帽人生
村头的古槐
品读大河
什么是好日子
为什么生命如此脆弱

赵 峰 / 443
郭安廷 / 447
赵化鲁 / 455
李琳之 / 458
左 左 / 469
韩振远 / 474
孙云苓 / 482
申树凤 / 486
薛振堂 / 490
张行健 / 493
边云芳 / 507
王秀琴 / 515

后 记

张卫平 / 524

阳关三叠



毕星星



毕星星，山西临猗人，曾任《山西文学》副主编，编审。1970年开始写作，著有散文集《蓝光红火》，长篇文化散文《大音绝唱》，长篇纪实文学《蓝火苗，红火苗》，散文随笔集《坚锐的往事》，杂文随笔集《走过带伤的岁月》等。近年写作以散文随笔为主，作品多见于《随笔》《南方周末》《领导者》《中国作家》《散文》等报刊媒体。《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新浪网、共识网多次推荐转载，在网络新媒体亦有影响。作品多次入选各种文学年选、各种排行榜，作品荣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2004—2006年度赵树理文学奖。

回乡去认古碑

村长打电话来说，你回来一下，咱村里挖出一块石碑，都没人认得，你回来认一认。你肯定能认得。看看这一块石碑，和咱村有啥关系。

我对古碑并不通窍。对我们村子的历史，当然知道一些。我这个村子，是个古村落。村东南，有一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说明七八千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生活了。村民多姓毕，这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史载为周文王第15子毕公高的后人。那么在春秋战国时代，此地应该就有村落人烟。相传唐代李世民和窦建德隔河相对，这里是窦建德的大本营。李世民平定天下以后，将此地赐名高头李村。最繁盛时期，此地曾经修筑武阳城，九门九关，清代嘉庆年间，涑水河发洪水，冲垮城垣，以后，就成了分散的几个村落，简称高头村。

村子靠着涑水河，这也是一条古老的河流。酈道元《水经注》有记载，司马光号称涑水先生，指的也是这条河。川地靠河，有史以来就是富庶地带。也是由于富庶吧，人烟日渐稠密，人均地亩越来越少。乡亲们说，这里是人稠地窄。早在合作化时期，这一带就有民谣说：干的重活，吃的黑馍。说的就是河槽的日月。一年两季，小麦白面之外，不得不掺一部分玉米面吃。

乡村的日月，明显是分地以后好起来的。先是吃饱了肚子，再以后，这一带都栽种了果树，乡亲们都成了果农，收入高多了。年轻的外出打工，靠的也是本地的历史传统，制作熟食，火烧烙饼麻花肉夹馍之类的，开个小饭店，一年也挣得不少。靠着果树和小饭店，村子明显富裕了。我一个庄上，八九十户人家，小汽车就有40多辆，当然不是

投资生产型的，问买汽车干什么，年轻人都会说，不为啥，开着耍哩。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乡亲对故乡感情很深。不论到哪里开饭店，打出个小招牌，都叫“武阳饭店”，开个杂货店，叫“武阳杂货”。不论老人年轻人，都喜欢叙说村子的历史。“武阳城”“高头李村”，是他们挂在嘴边的骄傲。祖上的过去，虽然只是传说，口口相传，传了这么多代人，已经是奇迹。一群没有多少文化的乡亲传下来，更是太难得的奇迹。

我匆匆赶回村里。大半年没有回去，村容村貌又有变化。一条宽街道打成水泥了，不必说。全村所有的街巷，哪怕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巷，也全部硬化成了水泥路。几条主要干道，架起了新款太阳能路灯，电线杆头顶扛一个白亮的平板，路灯成了景观。演戏的舞台也新修了。台下的戏园子一展儿铺了水泥，成了一个文化广场。五六亩大的地盘，平展展的水泥面，一格一格的划出方块。村民有聚会，跳舞唱歌什么的，这就是一个崭新的场所。可以想象，节日台上唱戏，平时喇叭播放音乐，一村子弟乡亲们翩翩起舞，这村里也赶上城里人的生活啦。

村长迎了我，把我带到台口右侧，新发现的石碑已经座好了在那里。立在台口一侧，位置很是显眼。碑首半圆形的，两条青龙攀绕，有云纹衬着。碑身刻满了文字。碑座一半嵌在地下，一半在地上，露出平整的台面。即便不看戏，这一件古董，平时也是村里人目光聚焦的地方。

这一座石碑，村长说，是从全村南北三个不同的地点挖出来的。碑首堵在一口机井的井池里，碑身让前巷拉了去，垫在浇地过水的壕沟上。碑座没人搬得动，湮埋在地下多年了。为了搜寻这三大件，村长动了汽车、吊车、铲车，又挖又抬，吊车吊装，才把这个庞然大物安放到这个众人瞩目的地方。

村里年纪大一些的都认得，这一通古碑，原来安放在我们村里的关帝庙大殿。高头村的关帝庙，规制较大，占地有十几亩，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大约在1960年大庙就塌毁了，石碑埋压在废墟里。到1980年，

大殿对面的戏台也拆了，关帝庙随即成了一个方位，一个符号记忆。又过去 20 多年，大庙原先的遗物呢，一件一件就下落不明，杳不可考了。

你得服气，这个村里就是有一些有心人。县城中学的一位老教师退休在家，他像一个侦探，住家多年以来，一直在打探几通石碑的下落。知道了，也不能张扬，生怕文物贩子倒卖了去。前几年，他终于认定这个村长可靠，临去世之前，把这座身首异处的古碑的三个具体地点详细嘱托给了这一任村长。托付了遗愿，老人放心地离去。这才有村长兴师动众打捞安装的壮举。

我靠近石碑，仔细看那碑文。

古碑上方中央，有凹下去的一个方块，嵌刻“敕赐洪教禅院”，行书。

上首自右而左，有大字“尚书礼部牒”，行草。“中散大夫行员外郎李”“宣威将军郎中耶律”等字样，行书。

碑文记载起事由为：

河中府猗氏县高头李村僧智通并百姓李义真等多人均等伏纳钱一百贯，承买到本村僧院一所，计舍一十九间，敕牒乞书填作洪教禅院者——

时间落款为：

时大定十四年十二月戊午朔望後三日

这样，我就大体明白了这座古碑所记载的事情。金代大定十四年（公元 1165 年），高头李村一个和尚智通牵头，联络村民买下一座院子，19 间房，设立一处禅院。报请朝廷，赐名为洪教禅院，由礼部发文通知，一个姓李的员外郎和复姓耶律的郎中操办此事。二位，应该是今天的部长级干部啦。

我有一种云散天开，日光融融的感觉。这一通碑文，证实了起码在金代，这里就是一个像样的村落。也间接证实了，所谓李世民御赐“高头李村”不是虚妄之言。一通石碑，接通了八百多年前的根脉。思接千载梦悠悠，我终于和 800 多年以前的老先人对上了话。这个村子终于又

找到了先人留下的千年谱牒。一块石头，它在这块土地树立了近千年，又在地下掩埋了几十年。先人们很耐心，他们相信后代总在寻找他们，总会找到他们。他们的骨肉，他们的呼吸，他们的芳香，就在这个空间氤氲不散，后人，总会闻香识宝，找到前辈的丝丝缕缕，怀想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故事。

村长早憋不住了，急切地问：这碑，有意思吗？

我说，现在还不好说它对国家有多大意义。但是对咱的村子，那可是意义大得很。

现在都说村委会主任，农民还是习惯叫村长。村长不过40多岁，其实也就上了个中学。要说历史知识，实在不知道多少。为什么对一座古碑这样情切意长？还有那个中学的老教师，持续多年寻找一幢遗失的石头。还有动员起来的村民，搬迁安放，在他们心里，这就是一样神器。要说文物价值，这块石碑不算怎么金贵。他们不能释怀的是，这块碑和自己的先人活动有关，和这个村庄的过去有关。追祖敬宗，思古怀远，这样一种朴素的情感，驱使他们在田野上爬梳钩沉，终于找出了祖宗的千年遗留，供在了全村的最显眼的地方。

为了庆祝文化广场落成，村里这番请了剧团。自从竖起这一幢古碑，每天都有人观看摩挲。青石头，很快印满了村人的手印。我不能阻止他们，谁好意思阻拦离散多年的亲人泪眼执手相看抚摸呢。一些上了年纪的，更是终日围绕不散，时不时给后生娃娃讲一讲当年关帝庙大殿的场景。那是石碑原来的坐落，也是他们看到的古碑的历史。几十年的光阴，失而复得，他们的讲述，后人复又传给后人。口口相传，乡村的文化接替，就是这样完成的吧。

文化官员下令保护文物不奇怪，文物专家奔走呼吁保护文物不奇怪，你见过一群大字不识的农民这样珍爱村庄的历史物件吗？

我们的大地，曾经是一个古迹罗列、文化神器星罗棋布的大田野。我小的时候，村子里关帝庙、娘娘庙、药王庙不下二十个，庄稼地里也时时可以看到点将台、文笔塔一类古建。那时行走在乡村，就是在文化